

中国古典文学

名著宝库

Zhongguo gudianwenxue
mingzhu baoku

曾国藩家书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經典
藏書

曾国藩家书

〔清〕曾国藩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宝库/蔡磊主编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1

ISBN 7-5387-1558-4

I. 中… II. 蔡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历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0904 号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宝库

主 编: 蔡 磊

责任编辑: 张秀枫

责任校对: 赵 牧

装帧设计: 红五月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4626 千字

印 张: 191.25

版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58-4/I·1416

定 价: 1380.00 元

目 录

一	与祖父书一十四通	(1)
二	与父母书四十八通	(19)
三	与叔父书九通	(69)
四	与弟书二百四十九通	(78)
五	教子书一百一十五通 (外附录七通)	(326)

与祖父书

第一书

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

四月十一日，由摺差发第六号家信。十六日，摺弁又到。

孙男等平安如常，孙妇亦起居维慎。曾孙数日内添吃粥一顿，因母乳日少，饭食难喂，每日两饭一粥。

今年散馆，湖南三人皆留。全单内共留五十二人，仅三人改部属，三人改知县。翰林衙门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，可谓极盛。

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，奉上谕派亲王三人、郡王一人、军机大臣、大学士、六部尚书会同审讯，现未定案。

梅霖生同年因去岁咳嗽未愈，日内颇患咯血。同乡各京官宅皆如故。

澄侯弟三月初四在县城发信，已经收到；正月廿五信，至今未接。

兰姊以何时分娩？是男是女，伏望下次示知。

楚善八叔事，不知去冬是何光景？如绝无解危之处，则二伯母将穷迫难堪，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于乡里矣。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阳叔祖兄弟，不知有补益否？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，如能救焚拯溺，何难嘘枯回生。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，救难济急，孙所知者，已难指数。如廖品一之孤，上莲叔之妻，彭定五之子，福益叔祖之母，及小罗巷、樟树堂各庵，皆代为筹画，曲

加矜恤。凡他人所束手无策，计无复之者，得祖父善为调停，旋乾转坤，无不立即解危，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亲、万难之时乎？

孙因念及家事，四千里外，杳无消息，不知同堂诸叔目前光景；又念及家中此时亦甚艰窘，辄敢冒昧饶舌，伏求祖父大人宽宥无知之罪。楚善叔事，如有设法之处，望详细寄信来京。

兹逢摺便，敬稟一二，即跪叩祖母大人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

京寓

第二书

孙男国藩跪稟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

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，系四弟初十日在省城发，得悉一切，不胜欣慰。

孙国藩日内身体平安。国荃于廿三日微受暑热，服药一帖，次日即愈；初三日复患腹泻，服药二帖即愈。曾孙甲三于廿三日腹泻不止，比请郑小珊诊治，次日添请吴竹如，皆云系脾虚而兼受暑气，三日内服药六帖，亦无大效。廿六日添请本京王医，专服凉药，渐次平复。初一二日两日未吃药。刻下病已全好，唯脾元尚亏，体尚未复，孙等自知细心调理。观其行走如常，饮食如常，不吃药即可复体，堂上不必挂念。冢孙妇身体亦好。婢僕如旧。

同乡梅霖生病，于五月中旬，日日加重，十八日上床，廿五日子时仙逝。胡云阁先生亦同日同时同刻仙逝。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，系陈岱云、黎月乔与孙三人料理。戊戌同年赠仪共五百两，吴甄甫夫子（戊戌总裁）进京赠赠百两，将来一概共可张罗

千馀金。计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，不过用四百金，其余尚可周恤遗孤。

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，诸事殷繁，荃孙亦未得读书。六弟前寄文来京，尚有三篇孙未暇改。

广东事已成功，由军功升官及戴花翎蓝翎者，共二百余人。将上谕抄回前半节，其后半载升官人名，未及全抄。

昨接家信，始知楚善八叔竹山湾田，已于去冬归祖父大人承买。八叔之家稍安，而我家更窘迫，不知祖父如何调停？去冬今年如何设法？望于家信内详示。

孙等在京，别无生计，大约冬初即须借帐，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，不胜愧悚。

馀容续禀，即禀祖父祖母大人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

京寓

第三书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

六月初七日发家信第九号，廿九日早接丹阁十叔信，系正月廿八日发，始知祖父大人于二月间体气违和，三月已全愈，至今康健如常，家中老幼均吉，不胜欣幸。

丹阁叔信内言，去年楚善叔田业卖与我家承管，其中曲折甚多。添梓坪借钱三百四十千，其实只三百千，外四十千系丹阁叔因我家景况艰窘，勉强代楚善叔解危，将来受累不浅。故所代出之四十千，自去冬至今，不敢向我家明言，不特不敢明告祖父，即父亲叔父之前，渠亦不敢直说。盖事前说出，则事必不成，不

成则楚善叔逼迫无路，二伯祖母奉养必阙，而本房日见凋败，终无安静之日矣。事后说出，则我家既受其累，又受其欺，祖父大人必怒，渠更无辞可对，无地自容，故将此事写信告知孙男，托孙原其不得已之故，转禀告祖父大人。现在家中艰难，渠所代出之四十千，想无钱可以付渠。八月心斋兄南旋，孙在京借银数十两，付回家中，归楚此项，大约须腊底可到，因心斋兄走江南回故也。

孙此刻在京，光景渐窘。然当京官者，大半皆东扯西支，从无充裕之时，亦从无冻饿之时，家中不必系怀。孙现今管长郡会馆事，公项存件，亦已无几。

孙日内身体如恒，九弟亦好。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，至今虽全愈，然十分之中，尚有一二分未尽复旧。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，泡冻米吃二次。乳已全无，而伊亦要吃。据医云此等乳最不养人，因其夜哭甚，不能遽断乳。从前发热烦躁，夜卧不安，食物不化，及一切诸患，此时皆已去尽，日日嬉笑好吃。现在尚服补脾之药，大约再服四五帖，本体全复，即可不药。孙妇亦感冒三天，郑小珊云服凉药后须略吃安胎药，目下亦健爽如常。

甲三病时，孙妇曾跪许装修家中观世音菩萨金身，伏求家中今年酬愿。又言西冲有寿佛神像，祖母曾叩许装修，亦系为甲三而许，亦求今年酬谢了愿。

梅霖生身后事，办理颇如意，其子可于七月扶柩回南。同乡各官如常。家中若有信来，望将王率五家光景写明。肃此，谨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
京寓

第四书

孙男国藩、国荃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十五日戌刻，孙妇产生一女。是日孙妇饮食起居如故，更初始作势，二更即达生，极为平安。寓中所雇仆妇，因其刁悍，已于先两日遣去。亦未请稳婆，其断脐、洗三诸事，皆孙妇亲自经手。

曾孙甲三于初十日伤风，十七日大愈，现已复元，系郑小珊医治。孙等在京，身体如常。

同乡李碧峰在京，孙怜其穷苦无依，接在宅内居住，新年可代伊找馆也。谨禀。

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

京寓

第五书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三月十一日发家信第四号，四月初十、廿三发第五号、第六号，后两号皆寄省城陈家。因寄有银、参、笔、帖等物，待诸弟晋省时，当面去接。四月廿一日接壬寅第二号家信，内祖父、父亲、叔父手书各一，两弟信并诗文具收。伏读祖父手谕，字迹与早年相同，知精神较健，家中老幼平安，不胜欣幸。游子在外，最重惟平安二字。承叔父代办寿具，兄弟感恩，何以图报！

湘潭带漆，必须多带。此物难辨真假，不可邀人去同买，反有奸弊。在省考试时，与朋友问看漆之法，多问则必能知一二，

若临买时向纸行邀人同去，则必吃亏。如不知看漆之法，则今年不必买太多，待明年讲究熟习，再买不迟。今年漆新寿具之时，祖父母寿具必须加漆，以后每年加漆一次。四具同加，约计每年漆钱多少，写信来京，孙付至省城甚易。此事万不可从俭，子孙所为报恩之处，惟此最为切实，其余皆虚文也。孙意总以厚漆为主，由一层以加至数十层，愈厚愈坚；不必多用瓷灰、夏布等物，恐其与漆不相胶粘，历久而脱壳也。然此事孙未尝经历讲究，不知如何而后尽善。家中如何办法，望四弟写信详细告知，更望叔父教训诸弟经理家事。

心斋兄去年临行时，言到县即送银廿八两至我家。孙因十叔所代之钱，恐家中年底难办，故向心斋通挪，因渠曾挪过孙的。今渠既未送来，则不必向渠借也。家中目下敷用不缺，此孙所第一放心者。孙在京已借银二百两，此地通挪甚易，故不甚窘迫，恐不能顾家耳。

曾孙兄妹二人体甚好，四月廿三日已种牛痘，万无一失。系广东京官设局济活贫家婴儿，不取一钱。兹附回种法一张，敬呈慈览。湘潭、长沙皆有牛痘公局，可惜乡间无人知之。

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府及定海、镇海两县，今年退出宁波，攻占乍浦，极可痛恨。京城人心安静如无事时，想不日可殄灭也。孙谨稟。

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廿七日

京寓

第六书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七月初五日发第九号信，内言六月廿四后，孙与岱云意欲送家眷回南。至七月初一谋之于神，乃决计不送。初五日发信后，至初八日九弟仍思南归，其意甚坚，不可挽回，与孙商量，孙即不复劝阻。

九弟自从去年四月父亲归时，即有思归之意，至九月间，则归心似箭。孙苦苦细问，终不明言其所以然。年少无知，大抵厌常而喜新，未到京则想京，既到京则想家，在所不免。又家中仆婢，或对孙则恭敬，对弟则简慢，亦在所不免。孙于去年决不许他归，严责曲劝，千言万语，弟亦深以为然，几及两月，乃决计不归。今年正月病中又思归，孙不敢复留矣。

三月复元后，弟又自言不归。四五六月，读书习字，一切如常。至六月底，因孙有送家眷之说，而弟之归兴又发。孙见其意，是为远离膝下，思归尽服事之劳。且逆夷滋扰，外间讹言可畏，虽明知蕞尔螳臂不足以当车辙，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，即宜在家承欢，非同有职位者，闻警而告假，使人笑其无胆，骂其无义也。且归心既动，若强留在此，则心如悬旌，不能读书，徒废时日。兼此数层，故孙比即定计，打发他回，不复禁阻。恰好郑莘田先生将去贵州上任，迂道走湖南省城，定于十六日起程，孙即将九弟托他结伴同行。

此系初八九起议，十四日始决计，即于数日内将一切货物办齐，十五日雇车。郑宅大车七辆（渠已于十三日雇定），九弟雇轿车一辆，价钱二十七千文（时价轿车本只要二十三千，孙见车

店内有顶好官车一辆，牲口亦极好，其车较常车大二寸，深一尺，坐者最舒拂，故情愿多出大钱四千，恐九弟在道上受热生病)。雇底下人名向泽，其人新来，未知好歹，观其光景，似尚有良心者。十六日未刻出京，孙送至城外廿里。见道上有积潦甚多，孙大不放心，恐有翻车陷车等事，深为懊悔。廿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发信，始稍放心。兹将九弟原信附呈。

孙交九弟途费纹银三十二两整（先日交车行上脚大钱十三千五百文，及上车现大钱六千文两项在外），外买货物及送人东西另开一单（九弟带回），外封银十两，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资。孙对九弟云：“万一少途费，即扯此银亦可。若到家后，断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银。然途费亦断不至少也。”向泽订工费大银二千文，已在京交楚。郑家与九弟在长沙分队，孙嘱其在省换小船到县，向泽即在县城开销他。向泽意欲送至家，如果至家，留住几日打发，求祖父随时斟酌。

九弟自到京后，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，六月因甲三病耽搁半月馀。九月弟欲归，不肯读书，耽搁两月。今春弟病，耽搁两月。其馀工夫，或作或辍，虽多间断，亦有长进。计此一年半之中，惟书法进功最大。外此则看《纲鉴》卅六本，读《礼记》四本，读《周礼》一本，读《斯文精萃》两本半（因《周礼》读不熟，故改换读《精萃》），作文六十馀篇，读文三十馀首。

父亲出京后，孙未尝按期改文，未尝讲书，未能按期点诗文，此孙之过，无所逃罪者也。读文作文，全不用心，凡事无恒，屡责不改，此九弟之过也。好与弟谈伦常，讲品行，使之扩见识，立远志，目前已颇识为学之次第，将来有路可循，此孙堪对祖父者也。待兄甚恭，待侄辈甚慈，循规蹈矩，一切匪彝悖淫之事毫不敢近，举止大方，性情醇厚，此弟之好处也。弟有最坏

之处，在于不知艰苦。年纪本轻，又未尝辛苦，宜其不知，再过几年，应该知道。

九弟约计可于九月半到家。孙恐家中骇异，疑兄弟或有嫌隙，致生忧虑，故将在京出京情形，述其梗概。至琐细之故，九弟到家详述，使堂上大人知孙兄弟绝无纤芥之隙也。

孙身体如常，惟常耳鸣，不解何故。孙妇及曾孙兄妹二人皆好。寓中男仆皆如故。孙在京一切自知谨慎，伏望堂上大人放心。孙谨稟。

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

京寓

第七书

孙男国藩跪稟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，系七月父亲在省所发，内有叔父及欧阳牧云致函，知祖母于七月初三日因占犯致恙，不药而愈，可胜欣幸。

高丽参足以补气，然身上稍有寒热，服之便不相宜，以后务须斟酌用之，若微觉感冒即忌用。此物平日康强时和人丸药内服最好，然此时家中想已无多，不知可供明年一单丸药之用否？若其不足，须写信来京，以便觅便寄回。

四弟六弟考试又不得志，颇难为怀，然大器晚成，堂上不必以此置虑。闻六弟将有梦熊之喜，幸甚。近叔父为婶母之病劳苦忧郁，有怀莫宣，今六弟一索得男，则叔父含饴弄孙，瓜瓞日蕃，其乐何如。

唐镜海先生德望为京城第一，其令嗣极孝，亦系兄子承继

者。先生今年六十五岁，得生一子，人皆以为盛德之报。

英夷在江南，抚局已定。盖金陵为南北咽喉，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，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，以安民而息兵。去年逆夷在广东曾经就抚，其费去六百万两。此次之费，外间有言二千一百万者，又有言此项皆劝绅民捐输，不动帑藏者，皆不知的否。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，各处防海之兵陆续撤回，天津亦已撤退。议抚之使，系伊里布、耆英及两江总督牛鉴三人，牛鉴有失地之罪，故抚局成后即革职拿问，伊里布去广东代奕山为将军，耆英为两江总督。自英夷滋扰，已历二年，将不知兵，兵不用命，于国威不无少损。然此次议抚，实出于不得已，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，四海晏然安堵，则以大事小，乐天之道，孰不以为上策哉？

孙身体如常，孙妇及曾孙兄妹皆平安。同县黄晓潭荐一老妈吴姓来，因其妻凌虐婢仆，百般惨酷，求孙代为开脱。孙接至家住一日，转荐至方夔卿太守处，托其带回湖南，大约明春可到湘乡。

今年进学之人，孙见题名录，仅认识彭惠田一人，不知廿三四都进人否？谢宽仁、吴光煦取一等，皆少年可慕。一等第一题名录刻黄生平，不知即黄星平否？

孙每接家信，常嫌其不详，以后务求详明。虽乡间田宅婚嫁之事，不妨写出，使游子如神在里门。各族戚家，尤须一一示知，幸甚。

敬请祖父母大人万安，餘容后呈。孙谨稟。

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
京寓

第八书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二月十九日孙发第二号家信，三月十九日发第三号交金竺虔，想必五月中始可到省。孙以下阖家皆平安。

三月初六日奉上谕，于初十日大考翰詹，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。孙初闻之心甚惊恐，盖久不作赋，字亦生疏。向来大考，大约六年一次。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大考，到今仅满四年，万不料有此一举。故同人闻命下之时，无不惶悚。

孙与陈岱云等在园同寓。初十日卯刻进场，酉正出场。题目另纸敬录，诗赋亦另誊出。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，告病不入场者三人，病愈仍须补考，在殿上搜出夹带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，其余皆整齐完场。十一日皇上亲阅卷一日。十二日钦派阅卷大臣七人，阅毕拟定名次，进呈皇上钦定一等五名，二等五十五名，三等五十六名，四等七名。孙蒙皇上天恩，拔取二等第一名。湖南六翰林，二等四人，三等二人，另有全单。十四日引见，共升官者十一人，记名候升者五人，赏缎者十九人，（升官者不赏缎）。孙蒙皇上格外天恩，升授翰林院侍讲，十七日谢恩，现在尚未补缺，有缺出即应孙补。其他升降赏赉，另有全单。

湖南以大考升官者，从前（雍正二年）惟陈文肃公一等第一，以编修升侍读，近来（道光十三年）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，以学士升少詹，并孙三人而已。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，而升官与之同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。孙学问肤浅，见识庸鄙，受君父之厚恩，蒙祖宗之德荫，将来何以为报，惟当竭力尽忠而已。

金竺虔于昨廿一日回省，孙托带五品补服四付、水晶顶戴二

座、阿胶一斤半、鹿胶一斤、耳环一双，外竺虔借银五十两，即以付回。昨在竺虔处寄第三号信，信面信里皆写银四十两，发信后渠又借去十两，故前后二信不符。竺虔于五月半可到省，若六弟九弟在省，则可面交；若无人在省，则家中专人去取，或诸弟有高兴到省者亦妙。

今年考差大约在五月中旬，孙拟于四月半下园用功。孙妇现已有喜，约七月可分娩。曾孙兄妹并如常。寓中今年添用一老妈，用度较去年略多。此次升官，约多用银百两，东扯西借，尚不窘迫。不知有邯郸报来家否？若其已来，开销不可太多。孙十四引见，渠若于廿八日以前报到，是真邯郸报，赏银四五十两可也。若至四月始报，是省城伪报，赏数两足矣。但家中景况不审何如，伏恳示悉为幸。孙跪禀。

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

京寓

第九书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四月廿日，孙发第五号家信，不知到否？五月廿九日接到家中第二号信，系三月初一发。六月初二日接第三号信，系四月十八发的。具悉家中老幼平安，百事顺遂，欣幸之至。

六弟下省读书，从其所愿，情意既畅，志气必奋，将来必大有成，可为叔父预贺。祖父去岁曾赐孙手书，今年又已半年，不知目力何如？下次来信，仍求亲笔书数语示孙。大考喜信，不知开销报人钱若干？

孙自今年来，身体不甚好，幸加意保养，得以无恙。大考以

后，全未用功。五月初六日考差，孙妥帖完卷，虽无毛病，亦无好处。前题“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”，经题“天下有道，则行有枝叶”，诗题“赋得角黍，得经字”，共二百四十一人进场。初八日派阅卷大臣十二人，每人分卷廿本，传闻取七本，不取者十三本。弥封未拆，故阅卷者亦不知所取何人，所黜何人。取与不取一概进呈，恭候钦定。外间谣言某人第一，某人未取，俱不足凭，总待放差后方可略测端倪。亦有真第一而不得，有真未取而得差者，静以听之而已。同乡考差九人，皆妥当完卷。六月初一，放云南主考龚宝莲（辛丑榜眼）、段大章（戊戌同年），贵州主考龙元僖、王桂（庚子湖南主考）。

孙在京平安，孙妇及曾孙兄妹皆如常。前所付银，谅已到家。高丽参目前难寄，容当觅便寄回。六弟在城南，孙已有信托陈尧农先生。同乡官皆如旧。黄正斋坐粮船来，已于六月初三到京。馀容后禀。

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

京寓

第十书

孙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二月十四日，孙发第二号信，不知已收到否？孙身体平安，孙妇及曾孙男女皆好。

孙去年腊月十八曾寄信到家，言寄家银一千两，以六百为家中还债之用，以四百为馈赠亲族之用。其分赠数目，另载寄弟信中，以明不敢自专之义也。后接家信，知兑嘯山百三十千，则此银已亏空一百矣。顷闻曾受恬丁艰，其借银恐难遽完，则又亏空